

## 積木

秋  
棋

這是爲一個叫瑛的人寫的。

她說：「我曾盡了最大的努力去嘗試，

但宗教還是叫我失望。」

那是一個仲夏之晚上，我們俯視山下無

數閃爍着的燈光，我知道她沒有說謊。

這世界及世界上的事都叫人失望，唯有……

(一)

積木

他揀了一個靠窗的座位，雖然在他的系裏有自己的辦公室，有自己的實驗室，他還是喜歡在圖書室看書；他不喜歡困在四壁之內，他要看窗外的世界。

陽光、很猛，枯樹影子投在石牆與多角的水泥塑像上，自構成一幅圖案。他自己也自成了一個世界，沒法子闖出去，也不容別人闖進來。

很靜，他的心也很靜，雪溶後的積水懶洋洋的躺在冰塊下。

四年了，他愛過也恨過這塊地方。他哭過、他笑過，他放棄過、也奮鬥過，他曾為獎學金苦讀過、也曾特意在考試那天遲到過，他在無際的草原上奔馳過、也戴着硬帽子修過公路。他愛戀過，他也發現了所愛的只是一縷長髮。

如今，他可以再去愛，可以再去奮鬥，過往的沒有傷他的心，也沒有煩擾他，只像積水似地沈躺在那裏，但他找不到可以令他奮鬥的事，找不到可以愛、可以恨的東西。

現在，他只是安心地做他的研究，像小孩子埋首於他的積木，他可以把所有的忘掉，但他不能把留在南國小島上的老祖母忘記。在他心中只有這位堅強的女性。在她七十歲的時候，還強迫她唯一的親人來到這裏。現今她孤獨了四年，沒有半句怨言；她不要求他回去，也不暗示她要來。看來，她已經滿足了。正是這樣才令他心疚。

他沒有忘記在他父親死的那一年，他與隣居的小孩爭一塊積木，給祖母打得半死，然後相擁

而哭。現在他可以買一千塊、一萬塊積木，但沒有誰來與他爭奪。

明天，明天就會有幸福嗎？他曾這樣的問過自己，問過蒼天，但蒼天悠悠的，變的只有半空的浮雲。

托爾斯泰曾說：「學會了思索的人不會有信仰。」他學會了不去思索。

機械地打開厚厚的量子力學，一箋藍色的信紙掉了下來，是那鄰居孩子寫來的，不長不短的兩頁。

「孩子已經兩歲了，就在我身邊砌着積木，散滿了一地。你還記得十多年前我們爲着一塊積木氣了整個星期嗎？那個星期是我最難受的日子了。我現在還記得……」

「玲叫我告訴你一個大好消息，你婆婆信了耶穌，每星期都去教堂，還爲你禱告……」

他、把信揉成一團，扔進了字紙簍，再打開書。他想寫一封長信：「你奪了積木，如今連婆婆也給你拐去了。」但他輕輕地拂走了這念頭，情感是痛苦的，就讓他的心像隆多的湖，儘管下面澎湃洶湧，只要上面那厚厚的冰層不溶，就能承受外面的打擊。

但，這是真的嗎？他不禁再自問，真的嗎？

(11)

紅河沉在堅冰之下，冰上，鋪滿了白雪，轉了一個大大圓圓的彎，藏於兩岸枯樹後，只有一串小孩子的脚印，劃破那迷惘孤寂。冷風吹過樹梢，帶着點兒春的氣息。那喜歡穿紅衣裙的女孩，倚在樹幹上，睜着眼睛看着，聽着，真像玲。他把眼轉過來，尋找在林中跳躍的小松鼠。

「這就是我和祖母的故事了，要是可以給你作題材的話，只要改改名字，就可以登出來。當然，妳也可以改寫，適合你的宗教。」

「不，我不是單單要聽你的故事，我也要告訴你我的故事。」

「我知道，你們的故事不過都是千篇一律的：一個家中的掌上明珠，學校裏的模範學生；爲了得更多的稱許，參加詩班，青年團契，擔任要職。這不也是玲的故事，我鄰居的故事嗎？」

「黃、你說的不錯，我是個未經世面的孩子，但我深知神的愛不若人的愛。人的愛是殘缺的、可變的，但祂的愛是完全的，是不更易的，不但愛我，爲我釘十字架，也同樣的爲了愛你，被釘十字架。」

她頓了一頓，便繼續說：「日子過得很快，我來加拿大兩年多了，要不是神自己保守帶領，也許我也會跌倒。黃，耶穌說凡勞苦擔重擔的，可以到我這裏來，他們必得安息。爲什麼你自討苦吃，不來到耶穌跟前呢？」

他拾起一塊冰片，用力地擲往河心，冰塊無聲無息地埋逝在白茫裏，但他彷彿看見激起的漣

漪，一圈一圈的。他猛然轉過身，大聲叫着：「不要可憐我，我不要同情，也不接受可憐。」

她沒有回答，走近河邊，岸很陡峭，風吹起了淺藍的圍巾。他疚於剛才的失態，走近了她，站在她身後，才發覺她紅着雙手，沒戴手套。

「怎麼不戴手套？」

「我喜歡感受。戴了手套太受約束，我要感受冬之嚴寒，春之溫澤。也許正是這個性格，我才不介意男女之別，向你傳福音！」

「感受是美的，也是痛苦的。妳看過王尙義的狂流沒有？他在自序中說自己以往完全倚靠感受而活。當他悲嘆人生虛無的時候，他失去了一切工作的熱情，當他感到人世可怕醜惡的時候，他想把一切殺盡滅絕。當他感到幻滅失信的時候，他咒詛一切愛情，友情和親情。當他感到此生蒼涼無依的時候，他想隱居小林，永棄紅塵。」

「可惜文人早死，他沒有機會看到生命的另一面。他不願談到永生的問題。黃，讓我告訴你吧！宗教不是附屬物，不是爲美化人生，乃是生命最終之問題。」

遠處鐘塔傳來幾聲鐘聲，驚破沉寂。

她看着他的背影，慢慢的，垂着頭，轉出林邊。遠處建築物，像一座座積木，裏面裝滿了各式機械儀器，各式各樣的教授、研究生，埋首他們的小天地裏，堆砌着繁雜的積木，砌了一座，

拍拍手，推翻了，再從頭砌起，有因爭鬪而氣憤，有因失敗而灰心。她不明白，她只不過是大二的學生。一隻小松鼠，從樹上溜下來，尋找碎果，跳到她跟前眨眨眼，奇怪她爲甚麼呆呆地站在雪地上。突然，一顆圓圓的水珠滾下來，滴在她跟前，把小鼠嚇了一跳，一下子消失在樹枝中。

I am a rock,

I am an island,

Don't talk of love,

I have heard the word before,

It's sleeping in my memory;

And I won't disturb the slumber of feelings that have died.

If I never loved,

I never would have cried,

I am a rock,

I am an island.

(III)

門開了，一個站在門外，一個站在門內，她因外面的寒冷，臉紅紅的，幾根亂髮，垂到面前。他頭髮蓬亂，手中拿着才收到的電報，平常十分整潔的起坐間，也亂七八糟。

她脫掉雪靴、脫下大衣。他走進廚房，開了兩罐可口可樂，從裏面喊出來：「我已經訂了機票，明天晚上便趕回去。」

「那麼系裏面的研究呢？」

「我交了給助手威廉士，他可以應付得來。而且最後的都是一些整理工作，再寫一個報告便可以結束。」

他拿着汽水走過來，遞了一罐給她，便走到寬大的法國窗前架起腳，坐在窗框上，望着外面雪景，沉靜了好一會。她不安地輕輕問：「婆婆怎樣了？」

他沒有轉過頭來，喃喃地說：「電報沒有說什麼，只說祖母病危，速回。是玲發的。」

「你可以爲我婆婆禱告嗎？」她給這意料不到的問題問住了，呆了一會。

沒等她回答，他便繼續說：「我認真地想過了，雖然還未明白，但我下了決心。加繆的異鄉人到底是小說人物，他不實在，不是我的英雄。我會努力地去扮演他，可能我是個整腳的演員；我愛我的婆婆。」

好一會，他又說：「也許我並不愛她，或許我只是報答她的恩惠，也許只是報答她的愛。我

不知道這是否愛，但我不要她死，不想這樣便分離。

「我也思想過你們的耶穌，但我缺少勇氣。」

「黃，我不該在你傷心時說這些話，但讓我們暫時不談理想，不談勇氣，不談加繆的存在主義，不談你婆婆的愛，讓我們單談耶穌，談罪，談悔改，這是每個人必須面對的問題。聖經上說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神的榮耀，而且罪的工價乃是死。你恨你的鄰居，對神而言等於你殺了他，因此無論你愛你婆婆多少，在神眼中你仍是死囚，而無論你折磨自己多少，也不能自救。但神愛你，祂的愛比你婆婆的大，比你婆婆的深。你婆婆愛你，因為你是她的孫，但神在我們還是罪人時便為我們設了救恩，耶穌為我們死，為我們活。黃，我不該在你傷心時說這些話，但這救恩是關乎你永生的問題，比一切都更重要。縱使你婆婆去了，她可以得着永遠的安息，但你呢？你自己呢？」

窗外，不知什麼時候，又颳起濛濛白雪。髒了的街道，枯萎了的老樹，給舖了一層白雪，對面一個小小公園裏，墨綠的長椅子也舖白了，閃着白色的恬靜，一個老人孤獨地踏着白雪，留下一排深深的脚印，他消失了，在路的盡頭。雖是三月，雪還是颼颼地下着，他的脚印也失落在迷濛中。